



同济·法兰西文化丛书

〔法〕高宣扬 著

萨特的密码

SATE DE MIMA

同济大学出版社



B565.53
8

同济·法兰西文化丛书

〔法〕高宣扬 著

萨特的密码

SATE DE MIMA

同济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萨特的密码/高宣扬著.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7.1

(同济·法兰西文化丛书)

ISBN 978-7-5608-3374-3

I. 萨… II. 高… III. 萨特, J. P. (1905~1980)
—哲学思想—研究 IV. B56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7420 号

同济·法兰西文化丛书

萨特的密码

[法]高宣扬 著

责任编辑 张德胜 责任校对 谢惠云 封面设计 张志全

出版发行 同济大学出版社 www.tongjipress.com.cn

(地址: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 邮编:200092 电话:021-6598562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苏句容排印厂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16.5

印 数 1—3100

字 数 447000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8-3374-3/B·26

定 价 32.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学术顾问

托尼·安德列安尼(Tony Andréani),
巴黎第一大学教授

奥利维耶·布洛赫(Olivier Bloch),
巴黎第一大学前哲学系主任,法国哲学会副主席

贝尔纳特·布尔乔亚(Bernard Bourgeois),
法国哲学会主席,法国精神与政治科学院院士

程抱一(François Cheng),
法兰西科学院院士

贾克·董特(Jacques D'Hondt),
法国哲学会前主席,法国布阿济耶大学终身教授

乔治·拉毕卡(Georges Labica),
巴黎第十大学第一副校长兼哲学系主任

菲里浦·雷诺(Philippe Raynaud),
巴黎第二大学政治学教授

安德列·多舍尔(André Tosel),
法国尼斯大学前副校长,巴黎第一大学和尼斯大学前哲学系主任

主 编

编 委

高宣扬
(以拼音字母为序)

陈家琪	杜小真	段德智	冯俊	高宣扬	郭宏安
刘国英	刘小枫	莫伟民	钱捷	尚杰	孙向晨
孙宜学	孙周兴	汪堂家	许钧	徐卫翔	杨大春
于奇智	章仁彪	张尧均	朱静		

总 序

法国现代派文学的创始人和后现代思想的启蒙者波德莱，在评论雨果的《悲惨世界》时说，作为世界级的伟大作家，他具有诗人般的才华，兼备思想家的深刻洞见，又不愧为最体贴民情的慈善家。正因为这样，雨果才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能力，将一切几乎不可能表达的事物，表现和塑造成为与诗歌美同具感染力的世界，不断地从真实中分离出崇高、又从崇高中分离出真实，把这个富有魅力、又充满邪恶的神秘世界，同悲喜剧并存的人生，有机地旋转在同一舞台上，启发世人用心地学会生活的艺术。

其实，在法国的文化史上，自法兰西民族开始创立自己的语言，逐步从罗马帝国独立以后，在各个历史时期内，总是大师辈出，个个像雨果那样，既有作家的创作能力，又有诗人般的才华和哲学家的敏锐思想；而到了20世纪，当世界范围内的思想文化危机异常尖锐、人类创造灵感惨遭厄运的时候，正是当代的法国思想家、哲学家、文学

家和诗人们，很突出地以其惊人的创造生命力，独领风骚，将 20 世纪谱写成富有思想性、可与任何伟大时代相媲美的历史乐章。

同济大学法国思想文化研究中心恰巧在“中法文化年”的历史机遇中建立。它的适时诞生，正好见证了对法国思想文化的研究以及对推动中法文化思想交流的时代意义。由本中心主编，并受八位德高望重的法国哲学家所组成的顾问委员会以及全国杰出的同行们所构成的编委会的监督和指导，《同济·法兰西文化丛书》秉承开放和自由的学术研究原则，一方面将及时地收集和发表我们这个时代对于法国思想文化的研究专著，另一方面还要有步骤地翻译优秀的法国思想文化作品，以促进两国的思想文化交流。为此，我们竭诚欢迎全国研究法国思想文化的同行们，共襄盛举，将《同济·法兰西文化丛书》真正办成开放而又活泼繁荣的中法文化交流的学术园地。

高宣扬 于上海同济大学

2004 年 10 月



1964 年的萨特

自序

萨特是 20 世纪的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 1821—1880)。萨特从学会阅读的时候起,就在福楼拜的著作《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的文学氛围中成长;而当萨特进入他的晚年时,又是福楼拜,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成为萨特逝世前主要思索的对象和总结其自身的借镜。但萨特不是原封不动地复制和模仿 19 世纪的福楼拜。他是头脚倒立的福楼拜,是消化和解码福楼拜之后而再生的挑战者和创造者,是以新的生存密码而投身于 20 世纪社会的“福楼拜第二”。换句话说,萨特就是福楼拜的一位不折不扣的孪生兄弟,只不过他比福楼拜延缓出生近一个世纪,是以不对称于福楼拜的真面目而显现的“后福楼拜”。

萨特创作的一生,经历曲折的迂回过程:他从福楼拜出发,慢慢远离福楼拜,幻想成为司汤达尔(Henri Beyle Stendhal)和夏多勃里昂(François René de Chateaubriand),又试图以雨果为榜样,尝试莫里哀和马拉美的文风,但最后又返回到福楼拜。只是他晚年所遇到的,已

经不是原来的福楼拜,而是从福楼拜的对立形象中肢解出来的元素所构成的新萨特。福楼拜的精神光环像阴影一样一直伴随着他,或近或远,似乎成为推动他个人思想成长的内在心结,并在他临死前终于作为命运的化身,同他一起进入另一个神秘的世界。

正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在他的《艺术的规则:文学场域的生成及其结构》(*Les Règles de l'art. Genèse et structure du champ littéraire*)所说:艺术创造的场域中的竞争及其权力分配,决定于参与其中的艺术家们的生存心态的密码结构及其优化程度,也决定于艺术家在创作竞争中所贯彻的语言策略。作者的心态密码是他个人的社会实践及其受教育过程的内在化产物;而语言策略又是一种外化的新密码化技艺。实际上,任何创作过程,都是作者的心态密码结构的外化,而他们在将其心态密码外化时,又同时在其作品中重新进行新的密码化程序。这样一来,只有那些具备一定心态密码以及具备欣赏能力的读者,才有可能解读、释读和鉴赏特定的作品。

萨特同福楼拜的神秘关系,只不过是萨特同他生涯中所遭遇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的多种复杂关系中的一个。萨特同历史和当代人物的对话,使萨特能够在充满危机和创新潮流迭起的20世纪中驰骋风云,运载和蕴藏了整个20世纪法国哲学与文学的密码。要揭示萨特身上的这些富有传奇性和神秘性的密码,就必须对萨特的浪漫、战斗、创作的一生,一再地进行解码和解读,从中引申出当代法国哲学和文学发展的逻辑。

任何人都会有自己的特殊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但唯独萨特,唯因其思想固有的威力,具有与众不同的历史,具备向自己的历史呼风唤雨的能力,因而使他的历史包含能涨能缩的生命力,不仅凝缩着他

个人的过去和现在,也包含富有创造精神的未来命运。他不仅在自己的历史中结晶了已经消失的经历和经验,而且也刻印和反射出他对未来的寄望和理念,并使这些有可能在未来展现出来的理念,反过来召唤已经消失的过去。因此,这是一本讲述和评论萨特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书。

这位法国哲学家、文学家、新闻记者、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的一生,是创造的一生;是不断在历史和现实中进行自我更新的一个特殊的思想生命体,同时又是其自身的未来命运的创造性动力源泉。

萨特的一生之所以这样神奇,是因为他终生一刻不停地创作,并坚持在创作中介入和干预社会事件,既解构历史文化的密码,又以其创作实践和作品,重新向人类文化宝库储存时代的思想密码。这一切,使他留存了光辉灿烂的过去,经历了时刻自我更新的生命历程,既积累和凝缩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又渗透到历史的灵魂精髓,不但时刻对自己的成果进行反复的自我反省,也对自己的错误作过无情的自我否定,敢于在历史和现实的熔炉中进行无数次的脱胎换骨,主动地在困难中浴火重生。他蔑视一切权威,敢于通过想象和行动的力量,改造历史和现实,并以语言文字及其他象征性的文化中介,对其自身和整个社会发出挑战。他一生中不停地完成的“肯定中的否定”和“否定中的肯定”,不愧是人的思想和行动的珍贵典范。

我写这本书,不打算只局限于萨特本人的历史,不只是讲述和分析萨特个人的思想及其著作,而且也要评述他所处的时代和思想发展过程,要尽可能论及当时的法国哲学的状况及其争论过程和萨特对于这些哲学争论的态度,还要根据 21 世纪初人类社会文化的特点及其与萨特思想的内在关系,重新评价这位哲学家和思想家的丰富精神遗产。

在这本书中,萨特及其时代的关系,是在反复多重交叉中,在动静结合的形式中,立体地衬托出来的。所以,这本关于萨特的书,实际上也是对 20 世纪法国哲学和文学的历史透视,又是对 21 世纪现实和未来的思想文化发展前景的期待。

所以,这本书既要从萨特出发而论及法国哲学与文学,又要从法国哲学和文学再回到萨特;既要顺历史方向进行分析,又要逆向地解剖各种历史事件。双向地进行螺旋式讲述及分析的方式,也许将有助于勾画出萨特的真面目,也同时更深入地分析与萨特紧密相关的法国当代历史、哲学和文学。

法国当代哲学和文学是当代法国人文社会科学思想的灵魂,也是法国社会运动及政治活动的重要思想基础。20 世纪的法国人文社会科学以及法国社会政治运动,一点都离不开萨特,就好像萨特本人的思想发展及其生活命运,同样离不开整个法国思想和社会的发展那样。20 世纪的法国,从 40 年代至 80 年代,是属于萨特的时代。在这一时期所发生的文化、政治和社会事件,几乎没有一个不是与萨特相联系的。所以,萨特就是 20 世纪法国哲学与文学的奥秘;在他身上和他的整个历史中,隐含了 20 世纪法国哲学和文学的密码。

我对萨特的历史、著作及思想的兴趣和研究,起自 1957 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时候。如同拙著《存在主义》(1980 年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出版;1993 年九月台北远流再版)的序言所说,我的老师熊伟教授所开设的有关存在主义的选修课程,使我开始对海德格尔和萨特感兴趣。此后,随着我对西方当代社会文化思潮的不停和逐步深入的研究,特别是从 1978 年起,在法国的思想前沿,亲自近距离地观察萨特及其伙伴们,使我更加强了对萨特的认识。这一切,迄今 50 年整,几乎接近于人生的一个“甲子”。在这期间,我不仅写过《萨特传》

(1983至1986年,分别由香港三联书店和南粤出版社、中国作家出版社和台北万象图书公司出版),而且也在我写的其他专著,特别是《存在主义》、《后现代论》、《论后现代艺术的不确定性》、《当代法国思想五十年》和《当代法国哲学导论》中,多次地从各个方面分析过萨特。

我对萨特的多次多样的论述,包含了我对他的认识和情感,也寄托了我个人太多的体验、寄望和理念。在我个人与他的接触中,我同时感受到深切的恩爱和辛酸,也体验到创造与叛逆的力量的冲击及其对自身脱胎换骨的深切意义。

1978年,年近40的我,亲临萨特的故乡,亲身感受到萨特和其他法国思想家们所熏染的文化氛围。当时的我,经历了从中国内地和香港到法国的转变,不但使我在生活上,也在思想和精神生命方面发生了根本的蜕变。

萨特病逝时,我正在巴黎第一大学准备哲学博士论文。这位杰出的哲学家的突然停止思想,给了我很大的震动。我从那时起,便开始搜集萨特的材料,准备在探索和研究他的著作、思想和历史的基础上,为他写一本传记:既是我学习的一个总结,又是对这位伟大哲人的纪念。

萨特本人一再强调,贯穿于他的历史之中的,乃是他所度过的那个历史时代的本质性事件和矛盾的缩影。萨特强调:他的历史,起自20世纪初,中经两次世界大战,然后一直延伸到60年代和70年代那充满危机的时代。正如萨特自己所说,他是一个追求自由、身负历史责任感的人。他不能脱离历史而存在。或者,用萨特的存在主义的语言,他是一个在历史中“存在的个人”。

其次,萨特是一个思想家。他的传记当然首先应该成为他的思想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本。我在为萨特撰写这本书时,始终都把萨特

的思想发展看作是他的整个生活的精神支柱。正如西蒙·德波娃所说,从她认识萨特的第一天起,她就发现萨特一直不停地在思索着;他的头脑是一部不知疲倦、以思索问题为乐和生产精神产品的机器。萨特之成为萨特,首先是由于他的独创性的思想以及这种思想的永无满足之日的发展。因此,我的这本书要给读者提供的,首先就是萨特思想发展过程的图画;而这张图画,如前所述,永远都是以一定的历史环境为背景的。

再次,萨特是一个作家、记者、戏剧家和文学评论家。萨特曾说:“我是在书堆中开始我的生活的,就像毫无疑问地我也将在书堆中结束我的生命一样。”他从形成自己的意识以来,就同书打交道;而打从他会写字开始,他就试图创作。此后,他的笔从未停息过,就如同他的头脑从未停止过思维一样。他的书乃是他的思想的记录,乃是他的历史的总结。因此,把握了萨特的书,也就把握萨特的为人。这就是为什么萨特为自己所写的自传性作品《语词》(*Les mots*),仅由《阅读》和《写作》两大部分构成。从某种意义上说,萨特的历史就是他个人看书和写书的历史。我的这本书,正是以萨特写他自身历史时的这个指导思想作为基本指针,试图向读者有系统地介绍萨特著作的历史背景、基本内容以及它们的历史影响。萨特的作品本身,就是一部历史的百科全书;它是历史的放大镜,可以透视现代法国,乃至西方社会历史的发展足迹,可以瞭望法国,乃至西方现代哲学和文学产品,也可以分析出其中的争论和交往过程。因此,对萨特作品的分析成了本书的主轴。

萨特的作品又是他战斗的记录和总结。这位哲学家和作家,一生酷爱自由,富有正义感,鄙视一切权威;创造、超越和追求真理,构成了他的斗争动力。他相信自己的存在能力,但也非常热爱人民大众。

他的心同受压迫的人是贴在一起的。翻阅萨特的历史,在我们面前出现的,是一个挺身而出人的尊严和自由的战士,是永不安于现状的真理追求者和社会正义维护者。

要给萨特作一个公正的评价并不容易。须知,萨特自己也曾说:“我经常自己反对自己。”这不仅因为他有无可争议的、明显的缺点和错误,而且还因为历史永远是在发展中;萨特充其量也只是人类历史漫长发展中进行短暂的自我表演的一个人物罢了。如果说,萨特那2000多页的三大卷《家庭中的白痴》都未曾能够给福楼拜作出一个历史的判决的话,那么,同样的,任何一本论萨特的书,都不应该奢望通过一本书的形式而对萨特“盖棺论定”。

但是,萨特,毕竟和历史上所有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一样,其作品和思想,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随历史的发展而一再地获得重生的。

2005年是萨特诞生100周年和逝世25周年。人类跨越20世纪门槛而进入21世纪,刚刚5年。但人们惊奇地发现:这位在20世纪生活和进行思想创作的哲学家和文学家,他的思想、哲学理论、文学创作和社会实践一起,仍然具有强烈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奔放出强大的思想生命力。不论在巴黎,还是在世界各个地方,萨特的作品及其事迹,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人,成为当前活生生的历史的一页,重新上演在现实舞台上。

更令人惊异的是,当年痛恨、咒骂和批评萨特的人们,也同样对萨特发生兴趣,他们或者故伎重演,对萨特进行指责,或者换一种新的说法和手法,对萨特进行“重估”并作出新评价。但不管怎样,萨特毕竟成为了越来越多的人谈论、评价和纪念的对象。萨特的思想和理论,并没有死去。受到它的熏染和影响的法国当代哲学,面对新的世

纪人类文化重建的挑战,正在冷静地和感恩地重新估价萨特。实际上已经在他的墓穴中沉睡 25 年的萨特,可能会安然地为自己的重生而向他身边的“河狸”(le castor)——西蒙·德波娃挤眉弄眼地微笑。

现在,乘萨特百年诞辰之际,我重新收集了大量的新资料,特别补充了萨特逝世四分之一世纪后所发现的新资料,使这本书更多地反映了历史和时代对萨特的研究成果,比原来我写的《萨特传》更全面地探索萨特的思想中所隐含的历史意义。我尤其补充了新发表的萨特遗著,其中最重要的,包括 1983 年出版的《奇特的战争笔记》(*Les carnets de la Drôle de Guerre*)、《为一种道德而写的笔记》(*Cahiers Pour Une Morale*)、《致河狸及其他人的信札》(*Lettres au Castor et à quelque autres*)、《马拉美:清晰性及其暗影》(*Mallarmé: La lucidité et sa face d'ombre*)、《青年时代著作集》(*Ecrits de jeunesse*)、《阿尔伯马勒皇后或最后的游客》(*La reine Albemarle ou le dernier touriste*)、《境况剧》(*Un théâtre de situations*)、《弗洛伊德剧情概要》(*Les scénarios Freud*)以及经萨特的义女埃尔·卡伊姆整理出版的《辩证理性批判》的第二卷(*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Tome II*)。这些在萨特逝世后出版的作品,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深入了解萨特的精神世界。

萨特的亲密朋友西蒙·德波娃于萨特逝世后发表过几篇有关萨特的著作,对于我们了解萨特的著作和思想,也有很大的帮助。西蒙·德波娃的这些著作,包括《永别的仪式》(*La Cérémonie des adieux*)和《萨特:一幅生活的图像(相集)》(*Sartre: image d'une vie, album préparé par L. Sendyk-Siegel, commentaire de Simone de Beauvoir*)等。西蒙·德波娃在这些谈论萨特的著作中,也如同她在早期发表的著作,如《女宾》(*L'Invitée*)、《一位守规矩的姑娘的回忆》(*Mémoires d'une jeune fille rangée*)、《年岁的威力》(*La force de l'âge*)及《世事的

威力》(*La force des choses*)等书中直接或间接地论述萨特一样,将萨特的为人和思想,放在当时当地的法国和欧洲的整体思想脉络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参考价值。

2005年初寒假期间,就在法国发起国际性纪念萨特百年诞辰的时候,我特地再次访问法国许多曾经与萨特有各种交往的思想家和作家,他们之中,包括长期以来始终从事研究萨特思想的米歇·贡达(Michel Contat, 1938—)。米歇·贡达指出,他之所以长期献身于萨特的研究工作,除了萨特本人思想的深刻性和丰富性以外,还因为萨特是他所认识的当代法国思想家中最有正义感的哲学家之一。米歇·贡达还对我说,他越研究萨特,越发现他的高尚道德品质,越为他对人民的命运的关心所感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教授阿兰·巴迪乌(Alain Badiou)给予我更多的帮助,向我提供他所收集的珍贵资料以及他论述萨特的新著。另外,巴黎第十大学教授兼“法国和国际萨特友人协会”会长伊德(Geneviève Idt)女士,也把她珍藏的萨特资料提供给我参考,使我对萨特的思想及其一生有更深入的理解。

在我国,对萨特的思想研究,曾经出现过三次高潮。第一次是在“文化大革命”前,特别是在萨特与德波娃于1955年第一次访问中国之后。萨特曾经多次在其著作中谈及他这次访问中国的见闻及感想。与此同时,德波娃还特地撰写《长征:论中国》的随笔文集,引起了中国及国际文学界的强烈反响。萨特的作品大量地被翻译成中文。第二次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萨特亲自参与巴黎大学生的造反活动,发表《造反有理》的文章。第三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他的存在主义思想感染了正在朝向改革开放方向奔跑的中国青年。也就是在那个时期,我在香港所发表的简单评述存在主义的书《存在主义概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中广泛传播。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及其他著作再次大

萨
特
的
密
码

量地被翻译成中文。事实证明：萨特的著作及其思想在中国的影响程度，始终都紧密地同时代的精神联系在一起。今天，我们重温和反思萨特的著作及其思想，不但是为了纪念他的百年诞辰，同时也是为了新世纪文化复兴的需要。

高宣扬

同济大学法国思想文化研究中心

2005年春，萨特百年诞辰前夕